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八回 金昆聯榜錦衣旋

石室思歸上，仙攜出洞天。萬重滄海渡如煙。頃刻燕京，相遇至親緣。鏖戰爭先捷，錦衣兩兩旋。門庭裘馬自翩翩。知己傾懷，丹藥救嬋娟。

右調寄《南柯子》

卻說那衛旭霞在雲林夫人宮中宴罷，紫陽引歸石室，一連住了五、六晝夜。一日，心中焦躁起來，乃對張紫陽道：「蒙大仙渡凡子到來避災脫厄，今已五、六日，不識災星曾過也未？欲往京都會試，去遲有誤功名。請問大仙，歸期定在何日？」

紫陽道：「目下你的災星已退，榮華漸至。今試期將迫，若到了家裡起身，一時去不及了。莫若一徑送你至京，會試了歸家，倒覺便捷。」旭霞道：「承大仙美愛，是極妙的。但乏盤費怎處？」紫陽道：「我護你去，自有安放之法，不消憂慮盤費的。我且問你，昔日在雨花台授你丹藥，如今回去要用著他了呢。」

旭霞聽了這句話，驚訝呆想一回，乃道：「凡子在仙界這幾日，竟不曉得竟是紫陽大仙。」連忙跪下拜求道：「向日蒙賜金丹，豈敢有違救命？至今牢佩在身。只這四句仙機，難於解悟。未審大仙肯明示否？」紫陽道：「那個玄機，你的姻緣該成就時，自當顯然應驗，不必先曉得的。我今原備小舟在山麓水涯，渡你到京。」旭霞心中惶惑，暗想道：「倘然到京時，並無親戚故舊，弄得進退兩難，何以為計？」紫陽見他遲疑，乃道：「我仙家之法，是隨機變化的，目下難以明言。我引你到的時節，自有奇遇，不必細究。」旭霞聽罷，遂拜謝了。

紫陽仍化作舟人模樣，引了旭霞，紆迴曲折的走出山坡。將近水之際，真有一葉泊於岸邊。紫陽說請登舟，旭霞心裡想道：「怎的又不是前日來時泊船的所在了？」更遠遠一望，但見茫洋大海，波浪滔天，忽然害怕起來，乃問張紫陽道：「莫非要從此海面渡去？」紫陽道：「正是。」旭霞戰兢兢的道：「若如此，必得大舟才好。」

紫陽道：「我這裡艘艘巨艦是用不著的，只有那小小輕舟，倒覺便捷。你不消害怕，下船去，原是前日渡來時一般的睡在艙裡，包你穩便到京。」旭霞聽了，只得顛巍巍心驚膽戰的下了船；遵著紫陽之言，睡於艙內。那紫陽如前替他冒好了，扯起雲帆，如飛的去了。正是：

仙帆破浪乘風去，弱水蓬萊頃刻過。

看官們，你道張紫陽渡衛旭霞至仙界去，好不詫異，才住下五、六日，凡間已是三足年。到京時，誰知已是下科，那個吉彥霄已發甲去了；杜卿雲也鄉薦了，帶了鷓兒，來京等會試；作寓於蓮子衚衕。其時二月中旬，卿雲在寓無聊，偶然假寐榻上，叫鷓兒在外看門。

那張紫陽將衛旭霞從空負至門首，對旭霞道：「這便是你安身會試處了。」旭霞此時，正驚疑未定，回頭一看那張紫陽，忽不見了，心裡暗想道：「怎的幾千里之遙，如此迅速，真個是飛仙，變幻莫測。但是他許我有安頓之處，如何並不指示一言，竟自去了？」

躊躇四顧，惶惶失色。不意安睛一看，只見一家門前，坐一個人在那裡打盹。近前細看，竟像自己家僮鷓兒的模樣。旭霞想道：「這裡既是京師，去蘇州有三千里路，緣何我家鷓兒得到此間？但面貌何故十分廝像？」欲待要叫一聲「鷓兒」，又恐不是，便覺不好，只得走近門首，觀其動靜。

誰知那鷓兒一個睡睡撞在門上，撞痛了頭皮，這才醒來。張眼一看，只見那門首立個人兒，儼然家主模樣，驚地吃驚，如拾絕世異寶，不覺亂跳亂嚷，急奔進去，叫：「杜相公，我家大相公在外邊！」卿雲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又來見鬼！」鷓兒道：「真個是大相公！杜相公可出去看便是。」

卿雲見鷓兒如此，遂急忙走出，看時，實是旭霞站在那裡，將要上前開口。豈料旭霞始初見了鷓兒，還著些狐疑；至此見了卿雲，遂想著紫陽所囑「到時自有奇遇」之言，更不疑惑，便信口叫：「卿雲表兄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卿雲亦問道：「表弟，你一向在何處？」旭霞道：「做表弟的幾乎死於他鄉，不想今日在這裡得見親人之面！」卿雲道：「這也奇怪得緊！人人道你不知漂流何處，今日緣何知我在此，得以尋來？」遂同旭霞進去相見過。那個鷓兒也不免來家主前慫恿一番，旭霞亦不免撫憐他幾句。

卿雲道：「表弟，這三足年虧你在那裡過日？」旭霞聽他說了「三足年」，呆了。卿雲見他如此光景，問道：「表弟，你一向起居如何？難道年、月、日、時也不省得的？」旭霞道：「說起來甚是可駭。我為本山鳳來儀家誘去，強逼成婚。餘心不願，坐了一夜，黎明遁出他家。本欲渡湖到表兄家躲避，豈知是早航船尚未出來，見一白頭老翁，泊舟岸側，弟招而登之。他把船艙冒好，教我睡在裡邊。弟因隔夜通宵不曾合眼，覺得神思疲倦，竟爾睡去。不知不覺，被他渡至一僻幻之處，泊舟上岸，到那深谷碧雲中住下。後復引至一萬仞山椒上邊什麼雲林夫人宮中去，有無數娉婷仙女在此，遂召弟進去，賜宴賦詩。後復引歸石室。據他道，我這時有難，渡去避脫。目今災星已退，試期已迫，故渡我到京。然在山中盤桓，只得六日耳，緣何表兄方才說三足年？」

卿雲道：「你若不信，待我細細述與你聽。目今這會試，不是老弟發解後之春闈，乃已隔了三年，是下科了。且我今為何在京？因去秋鄉試僥倖了，故在此挨候入場，豈料得遇表弟作伴。」旭霞道：「有這等事？還道是我那科的會試耳！如此說起來，表兄亦是個春元了，恭喜恭喜！但願我和表兄兩人，邀天之幸，同登金榜便好。」卿雲道：「便是。」

旭霞又問道：「那個吉彥霄如今如何？」卿雲道：「他已是上科發甲，入過詞林。邇來丁了父艱，回在家裡。他三年前更有一段美意，為著表弟。不料你不見了，遂爾中止。」旭霞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卿雲道：「是年小春中旬，我同他支刪去看楓葉，偶有興同到那尼庵裡去，望了凡。誰料適有崑山鄉宦人家的老夫人領了小姐，在庵做預修。那個老夫人是彥霄的嫡親姑娘，叫他進去相見過。出來返棹時，在路上談及他們這些衷曲。他的表妹閨字叫做素瓊。」

旭霞慌忙問道：「這素瓊便怎麼呢？」卿雲道：「彥霄知表弟尚在未娶，欲為執柯。我實歡喜無任，著實從與他幾句。他便特至崑山與姑娘說了，竟是一諾無辭，遂寫年庚付與。彥霄持歸，即到舍來，轉叫我送到貴山，恰恰是表弟做新聞的時候。詢之鷓兒，曉得了這些情由，遂去拜見鳳老。他把始末根由細細述與我聽，道這節事體，都是那花遇春畫的計。這日不免埋怨著他，他也似表弟一般逃走了。此後我歸來回覆了彥霄，即差人四下找尋表弟，沒有尋處。這時真正急得家家父母日日寢食不安。又憐著鷓兒在家，孤形弔影，命我到山去，將宅子封鎖好了，煩地鄰看守過，隨領尊使來我家住下的。」

旭霞聽了那番說話，道是：「這樣好機會，當面錯過了。今已過三載，諒必作他人配合了。」不覺放命的捶胸跌腳，一急一氣，竟自目暝口歪的死了去。倒嚇得卿雲，鷓兒面如土色，亂吼亂叫一番，才得氣息懨懨的醒轉來。

卿雲道：「表弟豈不聞『書中有女顏如玉』？若是命裡該娶佳人，不用心去求，無意中竟是得了如花似玉的；倘命中該配丑婦，隨你著意揀選，那裡有美貌的到你？我道還該看淡些兒，何必如此著相？」旭霞道：「這也不是為他。只恨著這花遇春狗才，算這樣事來，弄得七顛八倒，不惟負了彥霄兄之美意，更兼害了那鳳小姐的終身，於心何忍！」卿雲道：「那個花遇春，當時不過攬掇成了，要賺些花紅錢鈔，誰料表弟如此執性，弄出這大風波來。去冬被尊使在劉御使案下叫喊了，責過二十板，擬杖在獄，等候表弟著落定罪。」

旭霞又聽了這一席話，愈覺希奇，不免細細查問卿雲。卿雲遂把鷓兒陰告遇官並瑞珠死信，細細述與旭霞聽了。旭霞乃贊歎道：「不料這鷓兒蠢然一物，倒有一片義心！那個花遇春邪謀詭計，害了鳳家，也該受罪一番。但是那個瑞珠小姐，為了我含愧而死，歸去時必要拜祭他一番，以蓋前愆。」卿雲道：「這也是表弟的好心，是理上必該行的。」說罷，叫鷓兒出去買辦。收拾酒

肴，與旭霞壓驚遣悶，不一時，掇來擺於桌上。

兩人飲過一回，卿雲乃道：「表弟在仙家飲了瓊漿玉液，只怕凡間之味，怕上口了。」旭霞道：「表兄說那裡話來！若是今日相遇不著，就是一飲一酌，望那一家去設處？」卿雲道：「正是！這個機緣來得奇怪異常，連我也還道在夢中哩！」又飲過幾杯，天色已晚，吃過些飯食，收拾畢，都去睡了，正是：

三秋離別重相見，萬種風波一刻頃。

到得明早，旭霞只等卿雲熟睡，那邊先穿了衣服起來，坐在窗邊，袖中取出畫扇攤開，對了素瓊之面，哭一回，歎一回；想到傷心之際，幾乎又死了。

正在癡思冥想，恰好卿雲起身下牀來，只得袖過，拭乾淚眼，乃對卿雲道：「表兄也起身了麼？」卿雲道：「正是。心中欣幸，不覺十分睡著了些。」旭霞道：「表兄欣幸恁的？」卿雲道：「我與表兄弟離三載，頃刻之間，原得同堂相敘，聯牀夜話，縱使鐵石人兒，也不免快活！」

乃歎口氣道：「弟之承母舅、表兄見愛，真正視為己子、胞弟，並無異情。不知何日報答此恩！」卿雲道：「試期甚邇，表弟之才藝，雖非不常者比，然三日不禪，手生荊棘，當著實研窮一番，進場時博得個紗帽籠頭，回去盡有許多得意事兒，所以輕視不得的呢！」旭霞道：「承表兄金玉之言。」說罷，兩人各自的鑽研文史，日去夜來，無少間斷。

直至三月初三，已是開南選之期，旭霞同了卿雲連進三場，幸得文章俱中試官，並登黃榜。候殿試過，卿雲授了戶部主事，旭霞授了嘉興司李，榮歸故里。正是。

他鄉重遇別離親，共躍龍門拜紫宸。

脫卻白袍更衣錦，榮歸駭異又驚神。卻說杜老夫婦二人，為著卿雲到京會試，因是獨養愛子，日日懸念不忘；後來見得報過了，是一天之喜；更是衛旭霞外甥忽然間也來報中，無不錯愕喜欣。吉彥霄曉得了，更加快活，親到門來詢問賀過。

杜老夫婦在家商量：「他們兩個回來，要備酒邀賓做興頭事。」正說得熱鬧之際，只見門外那山鷗兒得意揚揚的進來，啟口道：「太老爺，小奴快活得緊！夢裡也不想我家主也到京中來會試，中了進士，今同大老爺一起歸來。」杜老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鷗兒道：「船歇在封門外靈官廟前。兩個家主叫小奴先歸，說向老太爺道：快些收拾家裡，喚齊樂人、傘夫、旗手，轎馬迎接。」

杜老聽了，不覺鼓掌踴躍，連忙進去，差人去喚齊役從。支值停當，喚鷗兒領出城去，迎上岸來。不一時，到了門首，真個熱鬧之極。有一曲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雙貴錦衣旋，鬧街坊，鼓樂闐。三簷蓋傘隨風轉。繡鞍兒，色鮮；藍旗兒，粲然。摩肩擦背人爭羨，賽登仙。親年未老，及第樂無邊。

且說杜老夫婦兩個，打發了人從出門去，遂歡天喜地，各自換了鮮明色服，走到廳上觀望。只聽得外面人聲喧沸，那表兄弟兩個，紗帽籠頭，腰銀耀目的走進門來。卿雲先在門前拜家堂祖先，立起身來，同旭霞步至廳中，一同拜見了杜老夫婦，各自卸了公服，走到裡面去。一家至戚，團團坐了，飲酒敘談。

卿雲將京中遇著旭霞的情由，述過一番。杜老亦備言不見了外甥之後寢食不忘的思想。旭霞亦將到仙家之事，從頭至尾。說與母舅、舅母聽過。那杜老夫婦二人聞之，也道奇異，乃歎息道：「賢甥遇仙而去，雖絕世美談，但漂流三載，弄得家裡零零落落。今喜得仙人復渡你到京，得以成就功名回來，萬分之幸。目下當歸故里去，耀祖榮宗一番；然後尋一頭親事成了到任，乃至緊之事。切不可再有執滯，誤人家女子了。」

旭霞道：「母舅這番教訓，愚甥焉敢有違？但婚姻之事，雖云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就目下論之，稍可遲緩。甥回去時，先要擇吉行了葬親事，然後為此。」杜老道：「這也是。」當時傳杯換盞，暢飲幾巡。恰好抵暮了，打點旭霞到書房中去睡過。卿雲也進房去了，他夫妻二人闊別了幾時，又且榮貴雙全，畢竟各自暢懷，與平日之情興，自然加倍不同的。正是：

名成博得家庭樂，不比蘇秦下第時。

卻說這吉彥霄是夜曉得他兩個榮歸了，渴欲會晤，竟自清早起來，打了轎，一徑到卿雲家來。恰好那表兄弟二人，正在那裡打點，要到彥霄處謁拜。使者進來通報了，兩個連忙出門，迎接進去。各自揖過坐定，敘過寒溫一番，彥霄向旭霞道：「誰想年兄三載萍漂，原得與令表兄同登金榜，錦還故里；親戚朋友，復爾相敘，話舊談新，豈非吉人天相！」旭霞道：「弟於三年前，不料隨犯顛沛，幾乎死於他方，不得相見故人。」彥霄道：「敢問年兄，羈跡何處？請道其詳。」

旭霞乃將前事，曲曲折折，述與彥霄聽了，又道：「前者家表兄道及年兄曾欲為弟執柯，豈期吝緣。有負雅愛，至今心實不安。」彥霄道：「這是家表妹沒福做夫人也！」旭霞聽了，道是素瓊已經適人，不覺呆坐椅上，絕口無言。卿雲見他如此光景，乃替他問道：「如今令表妹曾出閣否？」彥霄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也是一樁極古怪的事。」

旭霞驚問道：「什麼古怪呢？」彥霄道：「小弟自從那日聞兄遁跡之信，回覆了家姑娘，即北上了。直至丁艱返舍，乃知前年有個詹家卜吉了，將及送禮。家表妹忽然生一急症，暗啞不能言，延醫獻神，無所不至，究不能愈。」旭霞又驚問道：「莫非令表妹蘭摧玉折了？」彥霄道：「這也倒不曾，竟成一個痼疾，因此詹家就中止了。」旭霞聽得中止之言，心裡想道：「雖則生大病，幸而還未曾適人，猶可稍慰萬一。」不覺失聲道：「這也還好！」

彥霄又道：「我聽見家姑娘說，病雖淹留日久，喜得飲食如舊，容顏不減。若得醫他開口一言，依然是個好人了。近日又有一新奇之說，家姑娘因女兒生了此疾，鎮日切切愁煩，恍恍惚惚。偶一夜間睡去，夢見一個道人來對他說：『你家女兒生病，可要醫好他麼？』家姑娘道：『怎的不要醫好？』那道人道：『就要醫好，也不難。我四句詩詞在這裡，可以醫好。念與你記了，寫來貼於門首，自然有人來醫。』家姑娘夢中聽熟了，覺來遂寫貼外邊，後面又增上一行：若有人來醫好小姐者，即送酬金壹百兩。」卿雲、旭霞兩個齊聲問道：「這詩，年兄可記得麼？」彥霄道：「怎不記得？」乃念道：

九日秘藏丹藥，雲頭一段良緣。

舍外無人幻合，攜來素口安痊。

旭霞聽彥霄念畢，倒嚇得魂飛魄散。一頭裂開衣帶，取這丹藥出來；一頭向彥霄道：「世間不信有這樣奇事！難道令姑娘的夢正合著小弟仙人所授的金丹秘語？」彥霄吃驚問道：「年兄有甚仙授金丹秘言？」旭霞道：「若但說，盟兄怎的肯信？待小弟與兄看。」便啟金丹紙包，付與彥霄。

彥霄仔細著眼，錯愕一回，授與卿雲看道：「這也真正奇怪！若是旭霞兄轉了身，就道是寫來哄小弟了。這是家表妹病體當愈，旭霞兄這頭姻事原有可成之機！」卿雲乃道：「怎的表弟在京再不見說起，今日忽然拿出來，又是暗合他人之夢的？莫非在仙家住了三載，亦有了仙術，一時造來哄我們？」旭霞道：「表兄休得取笑！」彥霄道：「敢問旭霞兄，這丹是何等仙人授你的？」

旭霞遂將三年前太白托夢尋仙授藥之說，述與彥霄。卿雲聽過，兩人各自驚駭。彥霄道：「既如此，是天付的姻緣了。我明日就將這丹去，即與兄述這一番奇話，與家姑娘、表妹兩個聽，必要撮合這頭親事的了。」旭霞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弟一生志願足矣。」

彥霄欲起身告別，卿雲道：「今日承兄先施，一定要屈留尊駕，以敘闊別之衷，兼為家表弟作賀。」彥霄道：「既蒙吾兄雅愛，諒不得卻，只是有費兵廚，怎處？」卿雲乃拱彥霄到園亭中去坐下，教旭霞陪著，自己進去吩咐支值。

不一時，治就佳饌美酒，將來囉列亭中，三人笑談暢飲，觥籌交錯。一回，彥霄忽凝神定睛的思想道：「卿雲兄，弟在這裡細想，那四句仙機預藏得巧。」旭霞、卿雲接口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彥霄道，「依鄙意解起來，奇異得緊！第一句『九日』，是個

『旭』字；第二句『雲頭一段』，是個『霞』字。這顯然是衛兄的尊甫了。那第三句『舍外無人』，豈非是個『吉』字，恰好合著小弟賤姓，又是我今日來談起這事。那第四句『素口安痊』，家表妹閨字叫做素瓊，又是個口病，明明裡說小弟將此丹去與家表妹吃了，就安痊了。這豈不是仙機預藏得幻妙麼？」

旭霞聽了，不覺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小弟得此三年，不在心上，今事機湊合，且有彥霄兄一番剖訣，真神仙能發神仙秘矣！若得仗年兄在令姑娘面前亦如此解說一番，撮合了小弟百年姻眷，此恩此德，至死不忘！」那表兄弟兩個，又輪流敬過彥霄幾杯，共談些世事，彥霄起身作別而去了。

卻說那杜卿雲、旭霞到得來日，就去答拜了彥霄；回家於合郡中鄉紳、任官，也都去拜謁了。旭霞遂收拾榮歸故里，此時就有許多俊僕來投靠，隨意收用幾擋，喚了極大的船隻，由胥口出湖，一帆風順的回山去了。以後不知姻緣可就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敘舊述話，色色摹神。衛生到京，吉生說夢，令人於此有羽化飄飄之想。

摹寫新進士行動，窮措大亦為解顏。